



X 帆世界科幻小说精选

天外来客 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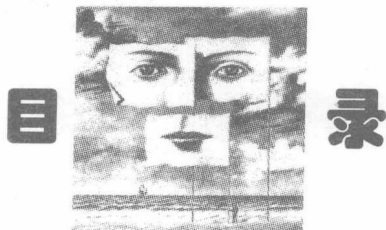
绍六 欧桑 主编

61

X 帆世界科幻小说精选

天外来客E.T.

绍六 欧桑 主编



天外来客 E. T. [美]威廉·考茨温克尔 (1)

到地球采集植物标本的外星人意外地被外星飞船遗留在地球上。他能返回外星么？几个天真善良的孩子为保护他，与张开罗网的安全部门斗智斗勇……

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 [中国]叶永烈 (226)

科学考察队员在珠穆朗玛峰上发现奇特化石蛋，竟孵化出一条活恐龙……

复制品 [美]罗伯特·谢克里 (259)

一位愤世嫉俗的科学家建立了一个按自己和妻子的样子复制出来的机器人的“理想国”，后果如何？

偃师造人 [中国]列御寇 (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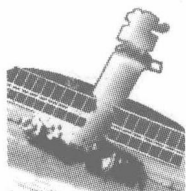
偃师制造了一个有生命的歌舞伎献给周穆王……





在一束淡紫色光线引导下，一艘太空船在缓缓地向下飘落，然后轻盈地落在地面上。假如这时碰巧有人发现它的降落，乍见之下说不定会误认为这是从茫茫夜空落下的一个巨大而又古老的圣诞树装饰物——因为它是一个圆圆的、周身刻有精美的哥特式花纹并在熠熠发光的物体。

它那柔和绚丽的光晕，就如同船体上撒满了金刚石粉一般，使人禁不住注目不舍。再看一看它那装饰在顶部的钩状物，就像用它把飞船悬挂在遥远的银河系上一样。然而四周却是万籁俱寂，渺无人影。太空船是按计划执行的，在信号指令的控制下，飞行正常，顺利降落，准确无误。但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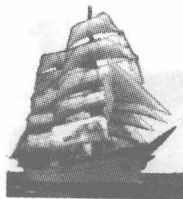


就要发生了……

舱门打开了，船员们走了出来。他们用奇形怪状的工具探测着地球，就像那又矮又老的侏儒们在照着月光雾影下的花园一样。四周的雾气慢慢消散了，飞船身上发出的柔和的光线照在他们身上。这时方可看出他们并不只是侏儒，而是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因为他们正在采集标本——诸如花呀，苔藓呀，灌木呀，树苗呀。只是他们畸形的脑袋、下垂的胳膊和胖胖的矮矮的身材，会使人想起精灵的世界。他们对待植物是那么温柔细心，更使人加深了这种印象——如果附近有地球人在观看他们的话。但是现在周围什么人也没有，所以这些来自太空的精灵般的植物学家正在自由自在地工作着。

尽管如此，每当一只蝙蝠噉噉喳喳飞过，或一声泉鸣，或远处的狗吠，都会使他们胆战心惊。于是，他们呼吸加快了，接着他们的指尖和长长的脚趾上发出一层迷雾般的伪装，把他们包围起来，因而外人很难发现他们。这时即使有孤独的行人在月光辉映下走过这迷雾笼罩的地方，也不会想到有一群来自遥远太空的宇航员蜷缩在那里。

太空船则不同了。这种巨大的维多利亚式圣诞树装饰品并不是常常会飘落在地球上的。它们的到来立刻会被雷达和其他扫描监测装置所发现。所以，这个庞大的玩艺儿已经被探测到了。它是如此之大，不可能探测不到。当它在地球上降落或还在夜间树丛中飘舞时，也没有任何保护性的迷雾能完全遮住它。因此，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就要发生了。政府的车辆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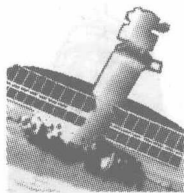
动了，政府的专家们有夜班费好赚了，他们在偏僻小路上奔驰，用报话机不断地传呼着，向着这庞大的圣诞树装饰物逼近。

但是，这群矮小的老植物学家们并未受干扰——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他们知道时间还充裕，并且还能极其精确地预知，再过多久耳边才会响起那粗哑不堪的地球车辆的噪音。他们以前曾经来过这里，地球如此之大，对于一个希望搜集到齐全的植物标本的人来说，是取之不尽的宝库。

他们继续采集着标本。当他们满载辛勤采集到的生长于地球土壤之中的珍奇返回飞船时，每人身上都散发出一层迷雾。

他们爬上舷梯，走进飞船，沐浴着飞船内部可爱的淡淡的柔光。他们泰然走过堪称技术奇迹的脉动走廊，进入飞船的中心奇境。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地球植物馆。这巨大的温室是飞船的核心，代表着它的任务和特征。这里有印度湖中的荷花，有非洲低地的薇蕨，有西藏高原的小浆果，有美洲僻野路边的黑莓灌木。这里事实上拥有地球上一切植物的标本，或者说差不多一切植物的标本，因为这一采集工作尚未最后完成。

这里一片生机勃勃。如果一位来自地球大植物园的专家来到这温室，也会发现温室中的好多植物是他从未见过的。有些植物他只可能在印在煤块上的化石上见过。当他发现曾供恐龙食用的植物以及多少万年以前的地球原始花园中的植物还很茂盛，他一定会把眼珠子都瞪出来，他也许会昏厥过去，直至闻到巴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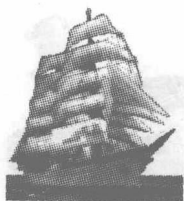
伦空中花园花草的芳香后，才会苏醒过来。

湿气从广袤的屋顶凝聚下滴，它含有各种养料，滋养着无数的标本，这些标本，装点着飞船中心的全部表面。这是地球植物最完全的标本库，它和地球一样古老，和那些来回忙碌的矮小的植物学家们一样久经风霜。那些植物学家眼角的皱纹看起来像化石的纹理一样，镌刻着多少世代采集的辛劳。

他们当中的一个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棵枝叶枯萎的本地植物，进入温室，把它放到一个水池里，浸在一种液体中。这棵植物立刻起了变化，猛然间叶子复苏了，根须也抖动起来。与此同时，从水池上方的圆花窗里射进一缕柔光，洒向这棵植物，使它重新挺立在它的邻居——一棵远古小花之旁。

生物学家盯着这棵植物好一会儿，看到它一切正常了，便转身穿过温室，从盛开的日本樱花、下垂的亚马逊花和一些亲切偎依在路旁的平常的棘草旁边走过。他一边走，一边拍这些花草，重新穿过脉动走廊，然后走下了闪光的舷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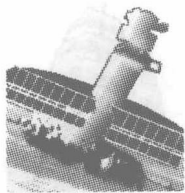
一出船舱，在夜间清新的空气里，他的身体又散发出朦胧的迷雾。他走来走去，忙于采集更多的植物，这迷雾一直包围着他。他的一个同伴拿着一束野生的荷兰防风草从他身边走过，虽然他们的眼光没有相碰，但他们用其他方式进行了交流：他们的胸膛同时发出光芒，心区内部发出的红光弥漫在他们薄薄的半透明的皮肤里。然后，他们分手了。一个手里仍然拿着那棵防风草，另一个空手走下一个石头斜坡，心光便熄灭了。在薄雾笼罩之下，他走进了一片高没头



顶的草丛，接着穿过草丛，来到了一片水杉林边。在这高大的杉树面前，他显得更加矮小了。他转身朝飞船走去，这时，他的心光又亮了起来，好像他正在和他多少世代以来朝夕相处的古老飞船亲切交谈。在飞船的过道上和舷梯上，其他的心光也亮了起来，像是星星点点的萤火。他看到保护者就在附近，便放心了。他知道暂时还没有危险，还可以工作一段时间，便又转身，走进了水杉林。

夜莺啼啭，昆虫躲在阴暗的地方不停地叫着，他继续往前走。他那天生的臃肿的大腹一直拖到地面，丑得像妖怪一样。然而这种身体结构对他来说其实是很合理的，这使他有一个稳定的很低的重心，地球人是不欣赏这种体型的。他那大而有蹼的脚似乎直接从低垂的肚子里长出来，那长长的手像猿人一样垂在肚子两边。正是由于长得这样丑陋，使得他和同伴们千万年来都自惭形秽，除了地球上的植物世界以外，他们从来都无意和地球上的任何东西接触。或许这是一个弱点。但是，从长期的观察经验中，他们深知漂亮的飞船首先是地球人的一个靶子，而他们自己则不过是标本剥制师的原材料，以备被剥制成标本供橱窗展览而已。

这个外星人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悄然无声地穿过水杉林。他不停地用自己的鼓溜鼓溜的大圆眼睛向四下搜索，那模样真像一个极大的青蛙在跳来跳去。他清楚得很，像这样的青蛙要在城市的街道上生存的机会是非常微小的。他知道自己处境也正是这样危险。至于说是否会请他到一个国际机构的席位上对人



类做报告，他自知就凭着鼻子长得像棵烂洋白菜，整个身体长得像棵畸形仙人掌的这副模样，连想也休想。

他蹑手蹑脚，蹒跚而行，树叶拂着膝盖。唉！还是让那些长得顺眼一些的外星人来向人类宣讲吧。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正前方的一棵水杉树苗。他那凸溜溜的眼睛已经盯上它好大一会儿了。

他在这棵树苗旁停下，仔细检查了一番，便开始挖掘。他一边挖，一边用低沉的外星人的语调对树苗低语——像念咒语一样，根本不是人间的语言。那棵水杉苗却似乎听懂了。于是它那根系的震动平息了，安静地躺在了外星人巨大而又满是折皱的掌心里。

他一转身，看见一股黯淡的光。这股来自树林山谷中小镇的灯光吸引着他，好久以来，他就对这股光充满了好奇心。今夜是他考察的最后一夜，到今夜为止，考察工作就告一段落了，飞船将长时间地离开地球，直到若干世纪以后的下一个地球植物大变种期才会重访地球。今夜将是他最后一次从飞船窗口窥视这股光线的机会了。

他身子一晃一晃地走出水杉树林，来到一条横穿山腹的林间防火路边。从那村镇的房屋射出的光芒，像黄色的海洋一样撩人心弦。他横过了林间防火路，挺着大肚子穿过灌木丛。忽然，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在回返太空的漫长归程中，一定要把这次对黄光探险的小小的历险讲给同伴们听听：我是怎样为了这一探险，拖着仙人掌一般的身躯，孤身在人类的路上跋涉。想到这里，远古老人多皱的眼角里露出了一丝



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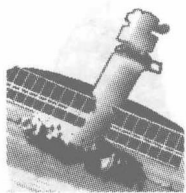
他踮着脚尖沿着林间防火路边走着。他那双脚，脚蹼很大，脚趾很长，在地球上走路很不适应。他是外星球上的人，这双脚在那里是再合适不过了。在他居住的星球上，一切都像流体，可以划来划去，只是很偶然地才在硬地面上走几步。

房子里发出的光在不停地闪烁着。一会儿，他的心光也闪亮了，发出红宝石般的光芒，与房子里的光呼应。他已爱上了地球，特别是地球上的植物世界。他也喜欢人类，他总想教育他们，指导他们，把千年积累的智慧传授给他们。每当这种时候，他的心光就闪射出来。

他的身影在移动着。那脑袋就像个长柄茄子，耳朵呢，藏在头皮的皱纹里，就像刚刚破土而出的扁豆幼芽。就凭这副尊容，可以想象，如果他在国际机构的走廊上一露面，整个世界就会哄堂大笑。当人们都在取笑你那刺梨模样的身躯时，谁还会希罕你那积累了千万年的宇宙智慧呢！

月光下的迷雾遮掩着他的身影，他继续沿路前行。突然，他的大脑内部收到飞船发来的警告信号，他知道这是预备警报，是为了使那些手脚不灵便的同伴们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可是他呢，迈开那双带鸭蹼的大脚，一步接着一步。他呀，走得可不算慢。

然而根据地球上的速度标准来衡量，他走得实在是太慢了，就连儿童也会比他快三倍。曾经有一天晚上，可真危险，他差点被自行车追上，哎呀！就差那么一点点。



但愿今晚不会如此，可是仍须小心谨慎。

他停下来，侧耳细听，飞船上的警告信号又发出来了，撞击着他的心光，这是警告密码。他的心光轻轻颤抖起来，这是第二次预备警报，在呼唤全体船员集合。这时只要行动迅速，还来得及。他左右摇摆，双手分开树叶，加快了脚步，迅速向城边奔去。他老了，但走起路来并不显老。在这一群长着和鸭子一样的大脚、年龄都在一千万岁的植物学家当中，他算得上是走得最快的了。

他那双又圆又大的眼睛在不停地转动着，掠视着城镇、天空、树木和眼前的土地。四处看不到人影，只有他独自一人。为了想对地球人瞥视一眼，他来到这里。然而他马上就要回到可爱的飞船上了，然后，绕着地球转上几周，告别地球，远远地、远远地离去。

猛然间，他正在环视的目光迅速转向正前方，顺着那条防火路，他看见一道亮光在移动。接着，又是一道，朝着他急驰而来。奇怪，这两道光来自何方？就在这时，他的心光报警系统发出紧急警报：全体船员，火速返回！危险！危险！！危险!!!

他着急了，连摔了两跤，先是往后，刚爬起来又向一边倒去，炫目的亮光照得他晕头转向，这逼近的亮光比自行车还快，噪声也比自行车高得多，真可谓咄咄逼人！刺眼的亮光，冷酷而又明亮，把他照懵了。他又摔了一跤，跌倒路边的灌木丛里。亮光闪电般地在他和飞船之间扫来扫去，把他和杉树林以及林边的空旷地截开了。而飞船呢，就在那空旷地里徘



徊着，等待着。

危险! 危险!! 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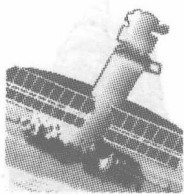
他的心光猛烈地闪耀着，他弯腰去捡那棵掉在路上的小水杉苗，小树苗的根正在向他大声警告呢!

他把长长的手指往前伸去，一道刺眼的亮光射来，随之是马达的轰鸣，他茫然地把手缩了回来。他在灌木丛里翻滚着，狂乱地想用蓬松的树叶将心光遮住。他睁大的眼睛忽闪忽闪，仔细地环视四周。那棵可怜的水杉树苗的遭遇真是惨不忍睹，它的身体被车轮压断了，幼嫩的枝叶被碾得横七竖八的不成样子。它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是它仍在向他警告：危险! 危险!! 危险!!!

一道又一道的亮光不停地照在防火路上。以往空空荡荡的路上，现在是车辆轰鸣，人声鼎沸。人们在疯狂地叫嚷着，全力以赴地围捕俘虏。

他在灌木丛里奋力前行，用双手紧遮着闪烁的心光。一道道寒光在搜寻他，在灌木丛间扫掠。他纵然积有七大行星的全部智慧，此时此刻也帮不了他多少忙。在他乡异土之上，他走也走不快，和鸭子一样的脚趾这时显得那么无用和不合理。他感觉得出，地球人行走是那样迅速敏捷，他们正从四周向他逼进。现在，他才感到形单影只地向人间探险，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四周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闪闪的寒光一遍又一遍地从灌木丛中扫过，人们用陌生的语言喊叫着，其中一人正在进行搜索，腰间丁当作响。闪光中，老植物学家看到那人腰间挂着一串牙齿模样的东西，边缘



参差不齐，这一定是从那些不幸的外星人嘴里攫取的“战利品”，后来又把它们挂在了一个环上。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时间到了！飞船在呼叫着，召唤着最后的掉队者。

冒着此起彼伏的亮光，他冲到了防火路的路边。

车辆散布着，司机们也散开了。他启动了他的保护迷雾，从月光下悄悄溜过路面，发动机不断排出污浊气体，这毒雾和保护雾混合在一起，使他很快就离开了防火路，溜进了山谷里。

地球人并不迟钝，就在这一瞬间，寒光倏地反转过来，好像发现了他从那里溜走似的。当地球人纷纷跳越过山谷时，他紧贴着沙土和岩石，身体几乎蜷缩成一团。当他那向四周环视的眼光扫到上方时，猛地看见那串丁当作响的牙齿正朝他不怀好意地狞笑着，身上挂着那串牙齿的人正从他头上越过。

他用力往岩石缝隙里缩了缩，迷雾紧裹着他。这片迷雾和人们在夜间的潮气凝聚的山谷里所看到的朵朵云雾一模一样。是的，我正是一片云朵。地球人啊！我正是你们人间的云雾中的微不足道的一朵，请不要用光来穿探它了，因为一个人正藏在里面。他长着长脖子，有两只带蹼的脚，脚趾细长，就像那紫色的烂草根。地球人啊！我敢肯定你们不会了解，我是在你们要全部灭绝植物之前，赶到这里来抢救这个星球上的植物的呀！

许多人从他头上跳过，情绪冲动，说着一些根本听不懂的话，他们是在享受着追捕的乐趣，全副武装，威风十足。



就在最后一人跳过之后，他便一跃而起，跟着人群闯进了树林。他唯一的优越条件就是他曾来此地采集过标本，对这可爱的地方十分熟悉。他找寻着路径，发现在黑压压的一片树枝间有个模糊的缺口，那曾是他和他的伙伴们为运走采集的标本所开辟的小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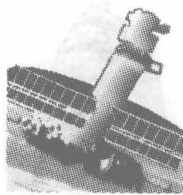
强烈的光线划破了黑暗，向四面八方扫射。地球人晕头转向，迷路了。而外星人则径直朝着飞船的方向奔去。

他的心光更加明亮了，因为他已经接近了同伴，同伴们的能量场加强了他的心光，全体同伴的心在向他呼唤，还有那飞船上几亿年的植物也在向他呼唤，他们在一块喊着：危险！危险！！危险！！！

他冒着扫掠的闪光，沿着唯一可辨的小路冲了出来。他那树根状的长脚趾对一切都极其敏感，每堆树叶、每一个蜘蛛网他都了如指掌。他感到这一切都在传给他信息，仿佛是在轻轻地说：“这边走，这边走……”，他很快地穿过了树林。

按照它们指示的路线，他手指沿着地面摸索，树根似的长脚趾扭动着，接受着林中的一切给他的信息。他的心光更加炽烈了，恨不得一下子来到空旷地，和飞船里等待着他的伙伴们心贴心地会合在一起。

现在，他已经摆脱了寒光的追踪，这些光束被林中的枝叶阻挡住。这些枝叶阻挡着追捕的人们，却放他走过。待他过后树枝又纷纷弹跳起来，交叉在一起，阻挡住光线的通路。一块树根轻捷地弹了起来，



把那个带着一串牙齿的家伙绊倒了。另一块树根绊住了一个地球人的脚，使他摔了个嘴啃泥，躺在地上，用地球人的话咒骂着。这时，林中的植物一起高喊：“快跑，快跑，快跑……”

外星人拼命地跑着，穿过了树林，来到了空旷地。

那太空的珍宝——巨大的飞船正在等待着他。他摇摇摆摆地向它走去，朝着清明、美丽的亮光走去，朝着那由千万束光聚合而成的光芒走去。这时，那惊人的能量汇集在一起了，发射出极其强大的辐射波，并从四周反射回来。他分开草丛往前疾走，极力想让飞船看到他，想让心光和飞船尽快接触。但是他那长长的畸形的脚趾却被一些杂草缠住，动弹不得了。

杂草们喊着：“留下吧，留在我们这儿吧！”

他猛地用劲一拉，挣脱了羁绊，向前冲去，冲进了飞船光区的外围光晕中。这里正巧是草地的边缘，光辉灿烂的“圣诞树”装饰品的光芒穿透了草木，投下了绚丽的彩虹。他仔细看了看舱门，舱门还开着，有一位船员正站在门边。他的心光闪耀得厉害，向那船员呼唤。他竭尽全力，直奔飞船而去。

“我就来了，我就来了……”

他好不容易走过了草地，但由于其他星球的重力条件而引起的下垂，使得他行动十分缓慢。突然，一个团体的决定信号传来，他像被当头浇了盆冷水，周身感到彻骨的冲击。

舱门关闭了，就像花瓣合拢一样。

当他从草地里冲出来的时候，飞船就要起飞了。

他向着飞船挥舞着长指头的大手，然而飞船是看不到他了。飞船用巨大的冲刺能量发动了起来，原野的一切都立刻消失在眩目的强光之中，它徘徊了片刻，便离开了地面，掠过树顶，盘旋而上，可爱的“圣诞树”装饰品朝着遥远的夜空飞去……

这可怜的家伙站在草地上，心光闪烁，惊慌万状。

这儿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孤独寂寞，离家有300万光年之遥啊！



二

玛丽坐在卧室里，双腿在床上平伸着，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她一边看报，一边听着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小伙伴们们的吵闹声。他们正在楼下厨房里玩魔怪棋“地牢和龙”。

“噢，你到了树林旁边了，错了！错了！你真蠢！我可要把‘游神’召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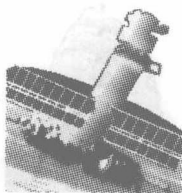
什么游神！玛丽想了想，顺手把报纸翻了过来。

怎么也不替妈妈想想这些心酸事呢？离了婚，靠着微薄的收入生活，又老是和这些说着叫人根本听不懂的话的孩子们在这幢房子搅和着。唉……

“我能不能让‘游神’出动来帮一帮小妖精呢？”

“小妖精是盗贼的雇佣兵，但愿你让‘游神’出面对付，那可真是太好不过了。”

玛丽叹了口气，把报纸折了起来。什么小妖精、



雇佣兵、怪物……你们只是说说而已，可她却全都碰上了。他们一夜一夜地就在楼下厨房里胡闹，那些打烂的瓶子呀，装土豆片的袋子呀，书本呀，报纸呀，计算器呀，还有那钉在她的备忘板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咒语呀，这一切就像城市废墟里的一堆堆破砖烂瓦。唉！要是人们预先知道抚养孩子是这么回事，他们才不会要孩子呢！

突然传来了孩子们的歌声：

她12岁时受了他的骗，
喝了一瓶酒，吞了15粒红药片

这歌可真够意思，想到这里，玛丽气得咬牙切齿。她联想起一天夜晚她的一个孩子带回家一把红色的药片，是什么迷幻药、麻醉品之类，谁知道是什么名堂。哎呀！天晓得下一次他们会带回家什么呢？妖怪？很可能带个妖怪回来吧！

“史迪夫当地牢的牢头，他有绝对的权威。”

绝对的权威！玛丽伸了伸发麻的脚，活动了一下脚趾。作为一家之长，她倒应该有绝对的权威，可是，谁肯听她半句话呢？甚至她就连让孩子们去擦干一个盘子的权威都没有。

“我倒觉得自己像一个怪物。”

她对这种怪物的长相并不清楚，但她觉得自己的情绪已快接近一个怪物了，她简直要发狂了。

卧室的下面又传来孩子们隐秘的狂乱的呓语。

“这些‘游神’是什么呀？”